月沙集 二十

別集二 墓碣銘
箚 墓表
啓 諡狀
簡帖 附錄
書牘
神道碑

共二十二

月沙先生別集卷之四

劄

論陳奏事劄

臣伏見徐光啓疏揭一款語甚機巧計亦陰慘讀之未了心腸震掉國事種種不幸降將尚在賊窟自圖生還誘賊以通好之謀賊亦餌降将以脅和欲絶内顧專意南侵朝廷策無奈何未免往復羈縻遼廣之間流言布滿 天朝之人不察我之實情執迹之似以實其疑疑我之說似不獨一光啓也通報及諸疏謄本臣無路與聞昨偶因人得見雲南御史張至發一本則有曰奴酋

脅結朝鮮朝鮮君臣惴惴自保其不陽衛而陰順乎陰順則舲舸南指進而窺登萊深而窺徐兗云其搆揑無形之憐無異於光啓誠可痛也光啓遼疏條陳諸策頗似識務故臺閣諸臣或云壯其義膽服其忠猷或云曉暢兵事智略出人 聖旨久不准下則六部伏闍聯疏催下兵部尚書黃嘉善一言持難則科官劾以誤國請申三尺光啓之負天下望其議之爲一時重據此可見今於奏中只將光啓疏辭單擧陳辨有若專攻其說則光啓便爲我敵科道諸官之右光啓者必紛然而起攘臂而攻我不遺餘力矣奏下該科先被科參則非但誣

不得辨抑恐益受其構使臣雖碎首槌胷何能釋其衆
怒乎 奏文中并及張至發疏中之語委曲陳辨而其
徐其張並不必舉名指斥似爲宜當仍竊伏念欲人之
不疑當先爲可信事無可信則求以釋疑益致其疑辨
今日之誣莫如盡助順之誠助順之實莫如盡防守之
備置重兵於江上一以助 天朝犄角之勢一以防老
賊豕突之患最爲今日急務而天不助宋又值萬古無
前之凶歉中外赤立公私塗炭數萬之軍何以接濟諸
路調度之臣括盡溝壑之血以救庚癸之呼而重溟風
浪十不致一千里飛輓僵仆相望不出數月陣前之卒

非枯死則自潰耳奚但脫巾之變而止哉民間粒米已竭假使金帛山堆何處備辦到此地頭雖智如良平勇如關張無用武之地矣雖曰如此而　天朝倘於明春進兵奴穴一紙徵兵則其敢曰無軍無食而不應　詔命乎竊聞遼廣之間比歲豐登餘糧棲畝而民無固志賤穀貴貨云今若以兩湖應運之穀貿換銀子及他可換物貨且將　欽賜萬兩之銀除出頒給陣亡若干之數盡送義州貿穀於中江則累萬之穀可以即辦貿遷之利必得三四倍之剩而無船運覆敗之憂免飢民負戴之苦其爲便益爲如何哉今宜移咨於熊經略極陳

今歲飢荒之狀仍請貿穀以爲邊軍之餉則經略必喜其拮据措置助順禦敵之實而許令開貿矣許之則誠爲大幸設令不許猶知我國飢饉殘弊之至於此極而日後徵發之時亦或因此而恕也且焰焇弓角禦賊之利用上年奏請至於 欽賜銀三千兩使之許貿而兵部姑令先貿七百兩熊經略亦問何不盡貿云今於臣行移咨兵部或經略請以餘銀若干兩加貿以來則感
皇賜重征繕之意自然呈露非惟軍需有備實情可暴流言自息其於辨誣亦不爲無助請令廟堂覆議以處
臣生入脩門感激 鴻私今當去國竊不勝區區仰屋

之憂適因使事幷陳[illegible] 說取 進止

論撫鎮合揭劄

伏以撫鎮合揭之事雖未得見其稿而稿中之語旣發於兩科臣參本之中不測之謀似爲昭著看來不覺心膽俱寒議者皆以爲撫鎮旣被臺評 天朝正論堂堂保無他虞臣愚竊以爲此實東方大禍之萌兆也夫成樑崛起行伍名聞四海亦一時之豪傑也久握强兵專揔重鎮威行夷夏締結中外三子皆爲名將諸姪遍據參遊山東鎮堡大小將官半是家奴與幕客遼廣之人知有李大爺而不知有他人盖其勳名地望足以震動

一世而權謀機略亦必有所以經營者矣今者無端發
此兇謀至與撫臣合辭上請此豈一朝一夕之計哉八
十老翁餘日不長豈有希功求賞之心我國事情無不
洞悉又豈真有意於督過而强爲此無理之言哉此翁
之蓄此計蓋已久矣曾在亂初亦嘗有遣其子將兵鎭
守之議而爲廷議所沮云其東向睥睨固未嘗忘我國
也盖位極人臣富貴已溢但未得南面稱孤耳其欲及
其未死爲子孫萬世計者應無所不至而於 天朝則
世受恩寵不敢生心惟我國城連壤接備諳動靜虛實
山川形勢一皆揣摩而土地之饒參銀之產盖常朶頤

而流涎矣從前繾綣都是緩我之謀向日致吊似爲偵
探之計老物胸中機關深密是必籌之爛熟而後乃形
於奏揭之中無故加兵移人之國是何等事夫豈以偶
然說話輕欲白頭擧事哉竊聞其子如樟梟雄勇悍方
在手下主管兵務此亦最可慮者也宋一韓史學遷之
論雖甚正直成樑用金如泥盤結甚多安知一種邪論
或起而助桀耶倘使 天朝不許其謀以成樑跋扈之
心其果一一禀承固不可知況一二科臣之筆舌安能
終縶强藩之手足哉今若陰嗾老酋侵擾我鄙而聲言
奉命來救自以鐵騎臨之則其將何以抵當耶彼老酋

併呑諸部席捲藩洞其志本不在小竊發之患非朝則夕固不待成梁之陰嗾而我國之所以備之者似若勤於北而忽於西臣常以爲非計西關一路力疲於需應使命未遑征繕江邊一空百無可恃賊若乘此無備長驅坦路向來恃援之成梁今旣不可恃而又從以助其勢則豈不危甚乎我國雖小曾挫隋唐百萬之師苟能先事有備則豈至束手於垂死之一揔兵乎或謂成梁之謀時未的知不宜先動使彼先知此固然矣須務愼密抑恐彼亦疑我之已知而爲先發之計也旣發之後則備亦無及而遼路阻絶上奏無因雖欲哀籲於吾

皇不可得矣到此地頭雖有智者不能爲謀矣請令廟堂預講自爲之策戒嚴西關以備老酋虜使臨急不至失措不然而徒恃祢宋之天苟冀無事之幸曰豈至於此豈至於此則是實泄泄也臣竊愍焉當今之事可言者何限而不敢以一紙蒭狗瀆擾靜攝獨此區區實出過慮而適悉非據所言者職耳伏願 殿下恕其狂僭而留神議處焉取 進止

論毛鎮事劄

伏以臣垂死病中伏聞逆變又起繼聞西報可駭而臣之病勢日向危苦無計一詣朝堂預聞末議臣誠惶隕

死罪死罪昨夜備局郎廳來示南以興等狀啓謄聳身
掉不忍正視嗚呼 聖上撥亂之舉應天順人名正義
嚴 皇上旣卽許封典矣又旣專使 賜勅矣又旣
頒降誥冕矣 詔使雖貪婪無狀亦頗欽 聖上至誠
大義回程之後屢致感德之言今所云云必無是理言
者亦人耳何忍發口毛有見年少輕妄言無倫次是必
因毛將之怒做此無形之說以爲哄脅之計此不足多
辨毛將之嗔怒至此者只由於不仍李尙吉之任則或
差別使措辭慰解亦足了此此亦不足多憂第臣常所
憂慮而屢陳於 筵中者 聖上亦必記之矣毛將以

一白徒起行伍致位至此初未有斬將搴旗之功徒以
招納遼民就哺於我國爲第一事業今則搬島蛇浦之
盛過於遼陽假㺚之衆倍於我民彼旣位極人臣富貴
已溢但未得南面稱孤耳借廚借堂不奪不厭欺天下
瞞 皇上亦已久矣他日事定情露則身歸無地彼之
自爲計宜無所不至奴中事機彼必詳知韓賊子姪之
入去久矣其與弘立謀議未知如何奴賊之與毛將通
書未知何事日後翻轉當如何結局毛將之不爲劉豫
遼民之不爲紅巾未可知也臣恐浿江之西終不得爲
我有也毛將之待我國始甚慇款向 聖上亦甚敬服

而今忽如此必有所以此豈因一尚吉而發哉特藉此而故爲生梗耳李尚吉以誠悃結義於患難爲彼心服今旣嘶　命入往庶可說破疑阻仍將厚禮直陳無隱曰小邦只恃大人威靈圖捍此賊以答　皇恩近接邊報或稱奴賊要搶高麗又稱韓賊子姪逆亂逭誅逃入奴中詐誘弘立謀欲東搶又云大人通書奴賊奴賊答書辭甚桀驁云奴賊雖來小邦粗有數年征繕猶與大人協力犄角則天威所及蔑不濟矣但假饒之歸附於大人麾下者誠僞難測萬一導賊潛應之變出於倉卒而大人亦不能制之則雖是大人麾下不得不以干戈

從事而具奏 天朝也此固過慮不得不預告於大人且天下之惡一也韓賊子姪逋誅投賊交亂生釁是實大人之所當共誅者也大人若送一書於永芳使之購斬其頭則大人義聲益彰於天下云云則彼亦知我不可輕脅而他日或可有辭也一邊申飭體臣俾勿遽還指揮諸將添調兩西精銳以爲應變之備雖未知必合機宜而區區憂憤亦出於病中心戀精神昏瞶語多顚錯惟在 聖明裁擇取 進止

啓

與領相聯名啓辭

伏以臣等伏承昨日 聖批以只上尊號不爲入廟爲
敎臣等欽仰 聖上曲從廷臣之請有此翻然之改也
臣等雖無狀豈無感激之忱衷第念處此莫大之禮須
爲前代可倣之例今旣不爲入廟則當倣漢光武故事
別建祠宇祭以諸侯俾無嫌貳之事可也尊號一節旣
非三代正禮而實是季世文具仰惟 大院君之厚德
不必待此而加隆我 聖上之大孝亦不必待此而加
伸何必强拂羣情爲此過當之擧以招後世之議乎抑
臣等於 聖批中尤有所未安者 殿下旣許不入廟
而今姑二字猶有待後之意此羣情之所以觖望者也

聖心果爲異日入廟之地則卑斥臣等以謝國人可也不然而旣許臣等之請則不宜下一姑字以致瞻聆之疑惑也今日之事旣與爲後有間則別廟隆享情理之所不可已旣無受命臨民之事而與　列聖同位序昭穆於一廟之中則禮節之所不敢出也豈惟人心不安抑不有歉於　聖上尊祖之義乎伏願　聖明益加留省快賜明旨不勝幸甚

又

臣等之伏閤籲呼已近一旬　聖批牢拒每敎以勿煩臣等聚首惶惑莫究所以始謂　哀疚荒迷未暇省察

至情所發不覺踰制而然耳以　聖上之明達必洞覽
前代之得失深戒昏朝之紊亂豈有終不覺悟之理及
見　答領相之批有曰事多徑行悔之無及臣等相與
感歎以爲向來之非旣已知之矣亦已悔之矣不遠之
復惟日望之而厥後多日　俞音尙閟蔽而未盡釋疑
耶悔而猶且吝改耶知而猶復遂非耶吝改遂非過之
大者　聖上必不然矣其必有疑而未釋也而然無乃
動於横議耶前日之敎有曰異於出繼是則　殿下疑
於前日李義吉等疏中長子長孫之說也臣等請畧辨
之　殿下撥亂反正功光　宗社　慈殿挈宗統之重

授於　殿下上奏　天朝爲　宣廟後承重繼絶禮順
名正出繼之光明無過於此此果以長乎今若如橫議
所云以長之說則設使　大院君又有兄其將捨　殿
下之功德而按次授　宗統乎非　先王所定非　慈
殿所命而臣子得以追議乎昨日之敎有曰雖入承大
統不改父母之稱今爲喪主固無不可此則癸亥之夏
禮官大臣考據經史參酌情文議啓以封號祀典一依
德興故事而只於親祭或遣官時祭文頭辭稱考而不
加皇字稱子而不加孝字立支子以主其祀事依議
判下旣不加皇字則其不犯宗統著矣旣不稱孝字則

其不得主喪明矣凡人之爲人後者呼其本生父母不
曰伯叔而曰父母者只是稱謂之不得不爾故也豈可
因此稱謂捨所後之統而爲喪主於本生乎此辨之不
難 殿下之疑必釋然矣物無二本家無二尊 殿下
受 宗社之重爲臣民之主自入承之日爲 祖宗之
丕子豈有復主私喪之理大義截然一毫不可加減伏
願 聖上深思焉

月沙先生別集卷之四

月沙先生別集卷之五

簡帖

答熊御史化書

聖旨准下使事已完　皇恩罔極盛意難報清朝錫類之化小邦偏荷波及豈獨一介陪臣之感也製造事殷尚此躑躅要當非遠前有辱教竊擬係命攀拜叩謝以償十年懸渴之願念五六間欲知閣下清燕之日肅此耑禀幸一語進退之

日拙詩敢爾獻醜者區區願得辱和以光行李保晩亭記文想併揮灑否日日以幾

又

日溷館下雖甚卒卒唯以復望見道德之光爲餘生大幸此亦千萬難必之緣敢望多乎東發定在念六七間記文及別詩旣屢聞命矣病中耿耿惟此耳不但爲傳家鎭世之寳卽今尤願一快讀痊此沉痾也拱以竢之病昏率爾罙增惶悚

附御史答書

頃辱執御者之臨 止驚喜且疑如夢中事不知瀕行可得一再晤否念之悵然小詩及記文當卽錄上自情誼所不能已耳率復不旣

附御史書

日囙病廨一切公事俱廢閣不親筆硯者月餘矣故久虛來敎念縈發在近勉成二小詩錄之扇頭用博一笑記文侯病愈當續上不則遲之秋仲附奉袁使者以達也惟照亮幸幸

答葉署丞世賢書

蒙問感荷賤疾尚爾沉綿只待離此鎖館小得蘇快耳商老爺筆跡深用珎玩荷左右居間也但浮碧樓乃本國平壤府第一江山前後　詔使登眺之處也樓甚高壯而字様稍小恐不相稱改以稍大如何如何

與葉署丞書

久知一別有期不謂今日便離又不謂行者未行而居者先發也忽焉告別我懷如失各天萬里後會杳然只祝行李萬勝緬想尊鱸佳興倘記天外故人流涎也否不宣

與葉署丞書

不佞等俱是永感餘生先人墓下欲樹一片石願得中朝名筆以賁泉塗而未有其便春坊汪老先生文章盛名海外聞之久矣今聞筆法尤妙倘得一揮灑則幽明榮耀曷勝銘感大人幸爲我居間

答陳相公昌言書 蘇州人能詩善畫延譽於搢紳間今方爲皇上外孫師傅云

聞余之來委訪於王河館中

日執御者之儼然臨館也不佞適苦眼疾涔涔伏枕不得迎拜不恭甚矣平生得御之願竟歸於虛悵歉何極乃蒙專价辱問寵惠瓊什披讀再三倏覺沉痾去體不啻濯清風也拙詩鳴謝覆瓿亦榮損貺珍感薄物數種將敬侑緘統希莞入萬荷

答王相公孫蕃書 保定人以世家名闕中己未擧人與陳昌言爲友同來訪於王河館

日者披霧竊有識荊之幸繼蒙重枉適苦眼疾不得迎

拜悵歎何可言敢以拙詩付謝併有薄敬鑒入至感

答丘遊擊坦書 丙辰朝天旹

曩聞隔江旌節只勞目風嚮往已耳乃今奉奏朝　京停車灣上其人如玉一水盈盈咋馳一价粗申起居而闕焉無一字者不敢唐突也閤下乃記十五年前傾蓋之好眷辱手翰專使俯存夕至諭以館穀盛意何可當今晩過江準擬躡塵薰挹班荊道故只此耿耿他不周謹

附丘遊擊書

與閤下別十五年矣不佞投筆無成淹蹇至此而閤

下輔賛 賢王位登揆席今又爲 賢王 奏請忠
孝之道閤下兼之矣敬羨敬羨何日渡江當圖晤對
摘蔬煑酒聊續故遊敢先以奉告亦久仰柳尚書也
同此奉請不另致啓侍生丘坦頓首拜

寄丘遊擊書

昨陪勝筵過蒙隆禮閤下念舊之義甚殷摯也醉飽之
榮下及輿儓歸來村店足慰羈旅之思感感不盡但弱
戶易盈酒能漸巨辭退之時不覺失儀想有以恕之也
朝來略申起居又承辱帖益荷盛意霜華紙及顧崔皇
華集一冊奉敬外行槖不敷薄畧爲愧

附丘遊擊書

風雨阻行旌不佞處館人之不給於盤飧也粗糲是將自是東道主人之事何辱報乎書儀壁上謹領紙筆扇三種以存雅意春間席上之約欲彼此一洗陋規耳

又

向請佳章一讀未得報而車旌發矣今者漫作數語寄去恐不足揚明德而表雄文也佳稿梓成時幸多寄數拾帙俾廣播中原使知東方有月沙也樓額題去殊不佳在裁用之念與閣下別十六年而復會於

江上可謂奇事顧人生幾何時堪作幾番十六年別
而矧阻以河山限以國 工此別遂千古耶念之邑邑
不佞一日且未行耶幸毋金玉其音以慰我心

又

日月不居倏忽六載今者猥叅軍門取充賛畫別老
相國而去在早晩矣江上之重逢不可再得念之黯
然努力崇明德後會杳難期也矣不腆之供以申別
私惟鑑存之佳稿亮梓成矣多惠數十冊俾向中原
文物盛處逢人說月沙也生行頗速冀早見寄臨風
可勝依戀

附丘遊擊答書丁巳

正爾訝德音亦何杳然忽得來翰良慰良慰文彩固自蔚然款曲更加周致月沙其多情人歟八憶小叙議論高而文辭古愧不佞不足以當之月沙之才豈惟獨步東國即使與中原諸子並驅亦何必滅人耶敬服俚語拙書應命塞責耳過承獎詡皇恐佳稿梓成萬望多寄以慰懷想東國用月沙爲相可謂得人小恙豈得言去亮　國王尊賢而親親當不遂月沙東山之志也換參小事了乃聞之王耶承　王厚意然皆月沙之情領謝之冬至前不佞欲走人之燕京

須參作禮若得早至不誤遣人之期更以爲感承淸
惠種種情誼不可却謹登嘉之矣付使者上謝外魚
鮓一器醃豚二肘皆楚人之味也奉餉足下以引遠
意想見盃酒之餘當掀髯一笑也忽忽信筆奉復殊
不宣十一月晦一日侍生岳坦頓首

書牘

與金沁溪 辛酉二月十一日

謹承手札憑想春來靜履安穩慰感交至侍生杜門屛
息無意萬事而遽差灣上迎慰之使非但萬里纔還氣
力薾然又多形勢之難便而出於 特命控辭又不獲

卽者詔使先聲已迫又命促發罔知所爲殘生不死不生橫厠朝班每遭狼狽行止不得自由只自咄歎奈何奈何示序文行色忽擾未果爲之徃還後卽當搆上此冊曾暫得見於人而未能詳覽如有剩本投示如何禮記疑義亦當依前敎並搆序以爲附驥之榮幸並寄示懷德宋新寧之子與生外孫定婚而卽聞室內捐世未知是否驚悼驚悼

又

慕用之極忽承手札之問如拜隔歲之儀慰荷如何侍生餘厄未盡意外館職之除眞同腐鼠之嚇觸觸妨逼

動遺齡齒子與婿遠參庭試是實非常之慶而不幸之
甚者亦未如之何矣因此未免一番醜詆今雖少定受
辱多矣三上劄　聖批丁寧呈告又不許罷免姑杜門
耳禮要序文若得數日安閒可以搆上而近日則家間
紛撓頓甚當於後便呈上李進士忙去草草只復

又 五月廿一日

間者濶焉瞻遑徒勤尺書忽至如拜隔歲之儀慰荷何
可言侍生負譴郊居疾病沉痼杜門待盡無意世事遠
膺此莫難之任雖曰備局議舉而　聖批懇惻不敢出
一言陳辭狼狽西馳路得重病幾死僅全今則請兵一

事監軍之意與廟堂之論終始掣肘前頭憂虞之伏不忍言也汝益尚未發船云此友此行雖極闒念然比之侍生焦煎於兩間猶爲快活死生在天不見苦况是爲樂界也丙中丈明日當入地此行尤爲快適但生離死別落落晨星此最介介耳序文遷延至今忽忽爲事奪每承下書例於發日催答勢未能搆送容過近日送別渠行後當勉上夢與家事極可恠當問于其家必能善處矣忙撓草草

又 至月十八日

瞻嚮方勤忽承手札且見長公如拜風範慰瀉如何盡

踰侍生粗遣但衰病轉甚供世無力而尙未收身乞退每於菑吻上過活餘生可憐前路無據林下故人應一喰矣試院之任未免驅迫意外之慶疊出於厄家搆誣者乘機以爲逞憾之計相臣辨白頗詳 聖批洞燭而嚴斥雖似昭釋旣受詬辱奈何呈單不許入三劄又不准閎默度日翁丈何以見誨喪祭備要序文久已聞命禮記疑義亦已卒業否近頗紛冗未及搆完當俟後便不出開月初爲計但以遇便爲難毛冠只有所着漆絲冠送上新曆一部亦上

又 甲子

講席之奉轉切瞻慕即承手札仰感且慰聞有歸意雖未知得諧否亦似當稍退而悵然之情已不能禁前日朴疏中付標處皆侍生之意本學不明做說胡亂所引禮文多失本意寧有爲積善祈福而享禰廟者乎近苦時令眩痛伏枕不能一一病間容一承誨厚紙敝書所納裁省廳皆爲作米不得用只呈稍厚壯紙耳

又 五月十九日

陛辭之時病告不得摻別於江上白駒難縶徽範日遠暮境分離懷抱甚惡旱炎比極不審途間行李還宅動定何如慕用之誠不弛于中侍生病不離身而不免扶

㒵復出時事日復艱危憒憒隨行無所猷爲自咄自咄
適因家奴以推捉逃婢往本縣憑候起居

又 十九日 明二

秋序已闌伏惟道體神相區區瞻慕之懷與日俱積侍
生衰病日深供世無力入寒來舊患眩症復劇今方上
章乞免伏枕呻痛耳召 命屢下加額久矣而旅寓寒
苦非老人所堪固不敢望矣會合難期東望悵悒卽聞
舍人之去附候起居

又

今月初及望間連承手札就審道體靜勝忻慰且感未

遄歸便身且無暇未卽仰復頃者儒生金禮立持來書以闕焉無答爲敎慙竦慙竦新除恩命聖旨懇至不可不起謝久欲奉一書冀速還朝而未得其便只言於正言使傳鄙意而已令丈亦必不待鄙言而有以亮之令監以世祿之家眷注至此分義固難退在但日寒如此老人棲息恐不安穩區區爲此之慮耳侍生隨分汨沒粗免顚踣大禮稠疊職務叢冗僑居又移苦無佳況前者所示論禮別紙謹受而尋繹甚合鄙見厥後又有送示云而此則時未得見耳朴疏之論儕輩中亦有助成者其弟子姓李人繼上疏章朝廷已定之大

禮豈容以一二怗論有所撓沮也觀其疏辭非出於迎
合諂諛只是學不正見不到做此錯耳儀禮近思錄誤
解本義有此多少杜撰說話獨學之陋乃如是可笑吾
丈前日之論常以爲稍過到今思之乃是爲此等防微
之意也然此論旣發必不但已所恃者 聖明而亦吾
輩之終始所當勉者欲於 筵中明陳痛辨耳萬萬只
竢面剖

又 丁卯九月二十九日

秋序已盡伏惟此時起居神相康順區區瞻慕之誠何
嘗一日忘乎頃者有人來傳手札者再矣其人不告歸

無便仰復歉歎殊切下教之事則並即施行矣侍生經秋眩症藥不見效苦乞解官而誠未上格事勢惶恐扶曳又出衰病如此决難久堪亦不堪久於世也會合未易懷想徒積臨書神遑不盡依依

又 戊辰臘月十日

頃者中丞公來傳手札莊讀再三宛承清誨纔見長公此身如在春風座上也溪堂十詠久已聞之而平生長在夢想之中今蒙投示益仰清修有地天借勝便侍生雖衰拙筆退謹當偷公退之暇攀和以呈亞卿之除實出嚮重之誠士心咸有加額之望吾儕俱老矣泉下漸

多每一念至不覺一涕曰此得一團圓誠爲至願而深
雪嚴寒老大人豈可行役用是不敢望也侍生積瘁之
餘百疾侵身無復有供世之力而意外謬 恩擔負益
重環顧空踈只資伴食之譏惟有早辦一退耳不審老
大人何以見教小孫有何忙十七登第曾所未料是必
頑福已盈過分將迫而然渾舍憂懼久而未寧今見來
書以賀爲戲爲之一笑量田之論甚合鄙意先量田而
後號牌是實當初生之獻議也但近來論議甚多每事
輒被沮撓如此大無之年反以量田爲擾民嶺南之人
必先起而攻之恐不如姑且忍耐待得明秋著實舉行

耳此雖似老人厭事語揣量事勢亦恐如此未知如何栗谷先生碑文至今未得竪今則羣議皆以爲篆書當於柳不可不磨改似難仍用合有經紀而公家事多悉未易就未知何以爲之也會合未易期臨書神往惟祝爲道崇深曆書一部煎藥一塊奉呈

又 己巳五月初七日

天時苦熱伏惟此時道體保重區區瞻戀之誠與日俱積侍生空踈衰拙不堪辦世之狀是實諸友之所知冒當匪據又値時事艱虞南北交警策應俱難早夜切迫大命近止夙夜憂煎坐爾朝堂無所猷爲奈何奈何今

監久未還朝羣情無所矜式咸有加額之望前月初一
日　朝講時侍生先陳明敎化正風俗次陳師友道絶
儒賢不在朝廷士林不得考德問業仍請追　贈牛溪
先生則自　上並爲嘉納仍敎以師友之道何如可以
復見金某張某予待之非不誠而不爲上來是必誠禮
未盡而然矣侍生曰金某年過八十且有病不堪仕宦
退在林下非無意於世事也今春逆獄時貽書於臣等
欲爲上去一望天顔而退天寒老病又聞逆獄已定不
得上來云自　上特加殊禮則或可强病來謝恩命矣
仍此有　命是雖因生之陳而擧名　持命則出於

聖意誠爲感激昨見疏 批左極丁寧未知令監何以處之以分義言之似當一來以謝而旱熱甚酷恐道途觸冒或致愆傷私情實切憂慮春初逆獄時伏承手書而殊甚忽迫且未有歸便只以不當封疏之意作書於應敎公使之悉通是意於左右疏竟不達誠爲幸矣衰年一拜誠是至願而亦不敢强願瞻望几案但有停雲之溯方到備局悤悤不具臘劑一封聊備撥悶之用

又 庚午七月二日

庚熱苦煩遠想道體淸穩僑潤已久瞻慕倍切頃者錫姪之來伏聞仙姿益健研朱點易不減少時爲之嘉嘆

侍坐蒲柳早衰憂勞促傷非復舊養而艱虞日深未遂
丐閑之願日趨朝堂坐嘯而已賢學士之行忽忽附候
起居只歎無由致身穩承清誨也

又 辛未四月十七日

日昨姜生來傳手札披讀再三如陪笑語慰瀉千萬上
年 筵中親承 聖敎願見之誠實非尋常深望曰此
一至都下俾親舊得以攀拜而竟未果焉至今思之未
嘗不攬涕而興感每因朴姪之往來得審道體清健祀
鼎無恙瞻望慰喜而已時事日復艱危劉賊自中夷處
是雖爲幸龍胡嚇市邊臣不能支風俗薄惡逆變連月

不解弑父與主之賊接跡而起旱灾切迫大命近止忝
在調元理宜策免惶恐不知所爲尊夫何以見敎幸賜
淸誨如何侍生衰朽日深供世無力惟思一退獲免狼
狽而國事多艱此身亦不得自由誠可歎也栗谷先生
碑文中柳篆不可用多士皆言故已盡磨正今當改寫
以刻篆則仙源令公當寫矣書則絶無名筆東陽尉筆
法甚精緊已令往坡山臨石寫矣且追　贈領相　贈
謚文成之由碑文中則不可追入故買一石爲表石諸
公俾生爲陰記備陳　贈爵　賜謚等語欲一時營竪
而全無材力爲悶牛溪先生行狀領台以成仲深所勘

年譜持來示之俾生撰出謚狀亦經年矣汨汨爲事奪
幾脫稿而未擧寫商胡完事回穴庚幾無緊報則當消
一兩日完了奉呈斤正適逢中丞公之行以省鞫委官
在金吾忽忽仰復萬萬當有嗣音只祈入夏珍攝
栗谷神道碑文初行曰 有明朝鮮國崇政大夫議
政府右賛成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
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
象監事 世子師謚文成公栗谷先生神道碑銘並
序 篆額曰文成公栗谷李先生神道碑銘表石前

面曰議政府右賛成 贈領議政謚文成公栗谷李
先生之墓或云直書其諱當云栗谷先生李珥之墓
未知如何貞敬夫人遂安盧氏之墓在後

與金叔度 尚憲

昨見劄 批不省所以繼覩今劄辭義嚴正讀之凜然
即又見玉堂之 批小兒輩跳梁之態 聖鑑似已洞
燭特以所特一款不可不容受故不欲顯非之矣翻案
陷人已丑以後此輩手段本如此此則似太早發矣世
道如此柰如之何凝然不動任他眩亂積誠以回 天
心經幄之責也弟兄即今自處似做狼狽區區奉慕亦

宜少待之耳姑此上候

月汀先生別集卷之五

月沙先生別集卷之六

神道碑銘

文孝公玉溪盧先生神道碑銘并序

昔我 宣廟勵精圖治好尊用儒臣其冢宰曰玉溪盧公以道德文行伏一世無何卒于京城僦舍 宣廟慟惜輟朝賜祭賻錫加常數其年禮部以公孝行聞 宣廟益嘉之命有司棹楔公閭以旌之公諱禛字子膺晩卜居玉溪學者稱爲玉溪先生系出豐川國子進士諱裕是其鼻祖世有衣冠麗末避虜徙居咸陽遂爲咸陽人入我 朝諱叔同以文章淸白顯 英廟朝官至禮

曹叅判藝文館提學生諱昐再擢第爲藝文館校理有
三子皆舉進士其仲最賢好學守志名其堂曰信古卽
公考也諱友明慕齋金公薦于朝除　顯陵叅奉不赴
娶安東權氏生員時敏之女以正德戊寅生公於咸陽
天嶺下公英儁夙成動止自矩自在孩提知讀書信古
公奇愛之手書中庸及朱子箴銘以敎之一見輙誦欣
然若有心會稍長能自課學文義日章丁酉中生員第
七人公年始二十華譽藉甚德器粹然人咸愛敬之所
與遊皆當世名人如河西金公高峯奇公穌齋盧公契
許最深相與爲道義交丙午擢第選補槐院再薦史局

皆不就竟以博士例陞典籍遂自南宮郎出知知禮縣盖公素不喜榮進家貧慼於便養故也朝廷命揀中外廉謹公與焉 賜衣一襲俄徵爲弘文館修撰陞校理入對敷奏明剴進止閑雅宰相尹漑見謂人曰真講官也轉持平復爲修撰校理選拜吏曹佐郎戊午陞弼善遷副應教明年自掌令遷授檢詳舍人陞執義典翰遂拜直提學時權奸之當路者與公連姻重公才望諂語求欵覬公一言相助公閉戶不應一未嘗濡迹士論益重之庚申 特旨陞秩拜刑曹叅議轉入銀臺進右副明年以大夫人年踰七十援法上章懇乞歸養 明廟

命除傍近守令仍賜豹褥以章其孝遂拜潭陽府使晉
州牧使皆以病徑還不久於治而潭晉之民久愈思之
丁卯以吏曹叅議出拜忠清觀察使病劇辭還拜全州
府尹秩滿以副提學承召上來俄上疏乞歸養 宣廟
慰諭命給暇帶職往還公既歸又上辭章附以箴警之
辭 聖旨嘉奬遂許遞職仍命其道官給養親之需公
上箋陳謝辛未拜昆陽郡守明年以大司諫吏曹叅議
召皆不赴 御筆陞嘉善拜慶尚觀察使又明年拜大
司憲同知春秋館事赴召未月三上章乃得歸亞西銓
長薇垣旋拜吏曹叅判仍兼藝文提學皆不赴乙亥

特進階資憲拜禮曹判書上疏固辭兼陳時政闕失畧曰由養神而養性先定志而稽古遠追帝王之遐軌不狃近規之日循毋恃獨運而輕一世之士毋作聰明而兼庶司之務嚴宮禁尊畀之分杜近習浸潤之漸毋進銳而退速毋始勤而終怠疏未達而移拜吏曹判書又上章不赴是年大夫人卒服闋遭恭懿殿之喪以刑曹判書奔臨病遆拜工曹判書再爲大司憲皆未出謝俄拜大司馬供職纔數旬移告乞解又拜吏曹判書公病已亟不能起政院啓言盧某素有德望爲士林所宗居喪執禮逾制今病危劇宜有問疾之禮　宣廟卽遣內

醫連賜藥物病革言不及家私但曰吾不得畢命松楸實非平生之志遂卒春秋六十一卒之日家無甔石賴賜賻乃克斂殯洛中士夫傾朝奔哭街童走卒無不悲慟其返葬咸之士民無少長迎於境上哭弔賻無不盡其窆也數郡畢至未至者爲位而哭公和而介達而諒安詳而莊重鄙倍之言粗俗之行不形色辭處心樂易不爲崖岸平居恂恂若無甚可否而及其臨事制行毅然自持一聽於義理不以利害得失有所變易接賓朋一以誠悃與人語惟恐傷之而見不善則斬然無所假貸望之知其爲大德君子至於孝友則天得也孩提之

時已知禮制信古公之歿公年尚少哭泣悲哀如成人從伯氏于山廬大夫人泣謂曰汝年幼血氣未成宜食肉以全生公曰兒今六歲及免喪則八歲八歲之人不服父喪可乎夫人感其言莫能屈遂守制終三年常以早失庭訓爲至痛大夫人亦鍾愛異常乍出輒倚門而望故少而游學不敢稍遠長而仕宦未嘗經時定省之職怡愉之樂至老如一日家雖貧約手具甘旨不見窘色事伯兄如事父和敬兩至旣歿遇諸孫猶己出閤宗事零替再作祠廟營備器具祭需悉出於己不令主祀者憂之大夫人寢疾公累月不解衣嘗糞以驗吉凶及

喪公年已六十而廬墓三年執禮刻苦雖祈寒盛暑大風雨雪不廢上塚奉先之禮必遵先儒定制齋祭必浴躬蒞奠具功緦之服必盡其制知舊之喪必致其哀撫孤寡賑窮乏咸有恒式家素清貧無田於野無宅於京雖屢典州府脂澤之外自奉甚約去官匹馬還鄉襆被蕭然每遇時和景明携親舊帶冠童僧廬溪舍往來自適惟以書帙自隨僩然有浴沂之興人不知爲宰相也學徒之負笈者日以益盛談說道義亹亹不倦常尊信論語小學近思録與退溪先生講論大學宗旨往復書札深相敬重公常曰爲學不在多言求之大學篇首十

六言足矣是以其學必本諸身告君必引三代未嘗爲
功利淺近之說爲文章不事浮靡典雅贍暢深得濂洛
文體於詩雖不屑意而往往趣味悠遠絶不蹈襲陳言
所著詩文若干卷行于世公一生靜養沉潛學問若未
嘗留意世務而其爲州郡祗慎事職其所設張必本於
寛大亦未嘗規小利以起事飾聲章以立名嶺南地大
號難治公爲按廉以誠任煩嚴不爲苛宿訟滯獄片言
剖决猾胥歛手汚吏望風民以順頼一路大治金公繼
禪代按公績曰不料德行文學兼通吏務乃如許也公
娶順興安氏已卯名人處順之女濡染家庭夙有幽閒

之德爲婦而敬爲母而慈眞君子之配也先公十歲歲
戊辰卒葬咸陽酒谷子坐午向原與公同兆舉七男長
曰士訓舉進士不第蔭補別坐娶參奉趙堰女生一男
勝蔭補奉事初娶參判鄭逑女生一男亨遇再娶河氏
生一男亨達女適呂姬佐生三男一女長沏生二男次
瀞生四男次涵皆幼亨遇生二男幼曰士誨以才行選
入仕累官至益山郡守娶柳凝女生二男三女長亨緖
女適許攬餘幼女長適許忺次適監察姜應璜生一男
珣次適李益彬生三男三女亨後生二男皆幼曰士訢
娶趙完女生一男脊生一男二女男亨齊女適楊汝梅

生一男一女幼次適朴商質曰士諤士詮無后曰士詹
娶敎使朴光王女無子取士誨子䏺爲后曰士諗娶金
孝思女生二男二女長郁生員生一男三女男亨益女
幼次縢生二男一女皆幼女長適金汝鋌生一女幼次
適郭以峻生一男一女皆幼公之二女長適柳起無后
次適許成弼生一男一女男寔女適崔應亨許寔生一
男三女崔應亨生二男皆幼噫以公之才學德望承
宣廟不世之遇天之降大任似非偶然窮蹇達施是實
平生抱負而惟其親老且病公身不得自由釋褐三十
餘年在朝日月不滿三年未遑有設施之大業及其服

闕公亦委身還朝　宣廟再擢爲冢宰且將相矣公已病於毁瘠竟不能起公之忠孝可謂兩全而進退大節亦可謂不負所學矣不幸天不假年半途而稅豈非士林之長慟也然其至行懿德可以模範後世遺風餘韻足以聳動衰俗南中士子相與鳩材立祠院於公所居及常所來往之地以寓其尊慕之誠信乎興感之效不泯在人也逮我　上嗣服之初命太常議易名之典賜謚文孝嶽矣哉惇史也此可以盡公之德乎遂演其説而爲之銘曰　天嶺之南淑氣鍾焉乃篤鉅人公得其全天叙五典孝源百行公實曰心粹然其性纔免於

懷己知愛敬餘力學問覃思賢聖既本諸身乃徵於民
政事文章隨遇驚人治尚惇倫人安俗厚拱于 法筵
士仰山斗恒言孝悌必稱堯舜其詞甚忠聽無不信章
疏勤懇字字典謨庶幾禮樂陶鑄唐虞進非求榮退非
忘世旹出緒餘亦優經濟所未盡者唵嗞日短義情重
輕能全者罕公惟兩臻盛名隨之槩公平生旹孝之推
名載太史功在斯文百世在後不勝其芬公之可傳何
待於碑我言非諛多士之思

黃海道觀察使崔公神道碑銘 幷序

始余成進士偕一榜入太學見有頎然秀出于行者人

稱崔卓爾與之語風神擧擧酒間相得驩然恨晩也于今三十年卓爾墓草宿矣尚忍銘卓爾墓哉卓爾諱東立朔寧人上世有爲戶曹典書者曰閏文直學士曰士悉曰恒典文衡位上相寧城府院君謚文靖公文章勳業擅一時生諱永瀕禮曹叅議生諱秀英實公高祖曾祖諱濬哲　贈司憲府執義祖諱繼宗　贈左承旨考諱忭　贈吏曹叅判寧原君娶丹陽禹氏別坐成勲女生公於嘉靖丁巳甫齔豪橫不羈膂力過人從里中遊氣使羣兒里人咸苦之中表兄崔公弘僩器愛之曰大吾門者必此兒教以書禮且讓之公始屈首受學痛除

去豪習無何學已略通大義而莊甚動止自矩二十三
丁外憂益刻苦爲文乙酉中進士已丑蔭補齋郎壬辰
西扈至龍灣擢文科薦入内翰是年寧原公棄養公扶
服而南齋疏餐粥一於禮不以流離艱窘而有所苟觀
者歎服翌年連服承重喪乙未服闋陞奉敎丙申例遷
刑曹佐郎轉工禮兵丁酉以書狀官朝京還拜兵曹正
郎兼侍講院司書旹 天兵環寇糧運不繼遂以公爲
督運御史當踏者嫉公以寧海逼賊巢擠公爲府使廷
議重運使竟以御史之部轉輸不乏師頼以濟以持平
召歷文學弼善正言獻納五爲掌令已亥坐論權宰罷

歸南陽其黨洪汝諄出公爲輸城察訪未行申論前事
削官秩公遂浮沉里社詩酒自娛至丁未 恩叙守淳
昌郡郡巖邑故多豪家役良丁漏户溢私門而官簿日
空公至悉罷之裁以法不饒始譁而呶久廼服旣感且
惠人安政平報最賜褒俄陞潭陽府使府有金城之役
朝廷倚以保障材公以試之公果規畫得宜不擾民而
事集按使上其績己酉進秩通政明年度支謚國計議
出調度使咸以爲非公莫可遂以京官召充四道調度
使俄直拜度支右侍郎歷臬司入銀臺陞右副海西缺
方伯大臣僉擧公授之公攬轡慨然有澄清之志先劾

戚晩守宰列郡惴惴受約束一路大治病瘁陳章與還
遂不起辛亥十月也春秋五十五　上遣禮官吊賜祭
賻公長身秀外氣岸魁梧燕居樂易未嘗色怒而履事
有威風人莫敢平面視在臺省舉彈無所避嘗帶都監
有猾胥竊官物而因相臣欲釋之公顯爭不得則引疾
入相悔服臨海君張甚數干法公再論劾屢捕治其奴
柳永慶擅威福公托諷路傍頑石為詩以譏之永慶聞
而啣之且將中傷未幾永慶敗乃已孝友天至奉先盡
誠敬祭必七戒三齋周人之急甚於已居平不受關節
衹力事職不以三尺為已利害自飭峻潔歷官不私一

錢沒之日貧不能窀穸少攻禮學採先儒註說證喪祭變禮所著詩文可錄傳者多貞夫人豐山洪氏故相守慶之孫察訪日將之女端而有禮宜婦宜母育子女各三人男曰皡洗馬曰皖生員曰皦幼壻曰金士尚金曄黃立震皆士人內外孫凡十人夫人先公一歲卒葬廣州及公疾治命移葬皡求山不能得夢夫人謂曰爾與我東乎遂至一枯松下曰此福地也寤而與術人俱東至原州沙堤里枯松下山背夢中卜之吉遂還夫人同公窆酉坐卯向原亦異矣公忼慨有志節謂功業可立致而或散廢田野或徘徊州郡位不盡其才年不滿德

惜矣天亦佳城昇公宅是應發其祥也天將以是施公耶銘曰

翔于邇列百鍊劉也屈以外庸古循良也愈躓愈蹇不變塞也譏排兒佞幾碎齶也纔闡登造半途折也孰短其長理難必也菀彼樂丘天啓祉也盍徵于斯公有子也

宗室湖川君神道碑銘 幷序

吾鄉故多耆年大德蒼顏白髮杖屨來往都人圖畵相傳其一湖川公子興安君之子漢南君之孫 莊憲大王之曾孫也漢南諱玹母惠嬪楊氏嘗奉養魯山君魯

山君廢嬪亦坐廢賜死琰謫咸陽娶戶曹正郎權格女生一男卽興安諱衆生公其副室子也旣絶屬籍編民伍凡七十九年至嘉靖甲午公伏闕上書始 命復璿系封公爲湖川副守 明廟初事益白乃命追封琰爲漢南君權氏爲安東郡夫人衆生爲承憲大夫興安君又以公嗣漢南襲陞副正庚午以老職陞堂上後以子樀原從功追封君公娶幼學韓鰲女生五男一女曰植功城令襲陞守令陞明善曰樀義城令曰梲永城令皆以孝行卓異陞堂上又以功皆陞君曰柊 杅城令陞守曰楠桂城令陞都正女適幼學任紀副室子曰檥義泉

監功城娶僉知申遠女生二男長獻慶生一男次毅慶生二男二女義城娶縣監鄭瑚女生三男二女長壽慶早卒次顯慶生一男次頤慶亦夭女長適幼學趙廷蓂次適直長閔汝賢永城娶僉正元彭壽女生一女適幼學李景閔生四男杆城娶安珝女生四男曰晟慶文科校理次昇慶生四女次旻慶次曇慶桂城娶安瑮女生二男長積慶武科僉使生二男三女次祥慶縣監生五男任紀生一女適判官權光烈義泉生二男四女長禮元生一男二女次禮亨女長適金瑾次適柳景深次適柳淹皆生一男一女次適李仁福諸孫男女凡幾人公

諱某字某天性孝友恭儉不喜奢華奉祭祀必盡誠敬
至老如一日或未能與祭則必涕泣終其日訓子弟導
以義方撫愛宗族無間親踈周其窮乏不問有無賓客
至輙具酒食常若有裕而至没貧不能窀穸生於弘治
辛亥卒於萬曆丙子春秋八十六葬於楊州古州内艮
坐坤向原從先兆也義城君諸夫以公狀屬余曰我先
君之藏也子之先大夫實誌其墓固盡之矣顧墓道闕
顯刻常恐先君子德行日遠無傳今子能爲文業其家
敢徼惠子一言以不朽余旣不獲辭則乃跪而讀狀泣
而讀誌起而言曰噫公 大王之孫豪貴分也不幸遭

釁處窮約不失其守克謙克謹能自拔於泥塗終乃竭誠回　天盡雪祖先寃枉之累於八十年之後身致上爵壽登大耋五子皆能守庭訓比陞顯秩諸孫滿前左携右扶樂以終其身何其盛也易曰天道福謙吾於是乎徵遂爲之銘曰

勤以處困謙以飭身德以啓慶誠以顯親持是道以遺後宜爾子孫振振兮

江原道觀察使　贈議政府左贊成成公神道碑銘幷序

成昌寧著姓麗末有諱溥官至僉知樞院事麗亡不仕

以終實推忠協理功臣重大匡大提學昌山府院君謚
文孝公諱士達之子林州事諱彦信之孫選部典書諱
貯之曾孫門下侍中諱履其鼻祖也僉知生諱孝淵
贈左賛成賛成娶高麗忠臣圃隱鄭公之女生諱玩戶
曹佐郎　贈戶曹叅判叅判生諱希周宗簿寺正秉春
秋館編修官校書館判校　贈禮曹叅判是公考也娶
僉使蔡子深女生公於正德丙子幼有成人器度甫十
餘已通經史大義弱冠居叅判公喪哀過而踰禮毁甚
幾滅性至廢舉業丙午始中司馬辛酉釋褐旋遭外艱
逮服闋公年已五十由槐院例陞典籍自水部郎拜魚

川察訪剗弊蘇殘一跕頹之病還出監橫城縣佐湖南幕守金山牧星州入爲地部郎中國子司業歷軍器司宰掌樂正自左通禮進秩通政又出爲原州牧轉僉知中樞陞拜江原觀察使年衰未果赴庚寅五月微恙卒于第春秋七十有五公方嚴莊毅寡笑與言平居以禮法日檢其身雖盛暑必冠帶整坐未嘗色惰篤於孝慕誠禮俱盡如正至朔望出入卯酉必參拜家廟一如告面至老猶一日益虔不懈樂善嗜義常以學問進修諄諄訓子弟以是重諸公間持官斬斬赤心奉公擊斷豪勢裁決宿滯臨事一聽於義未嘗以法爲已利害立朝

三十年恬以自守不肯俯仰隨人後以故棲遑郡邑不大顯以終然知公者以是益重公公没之翌年以光國原從功臣 贈公大司憲又以公之第三子今戶判公泳推恩累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賛成兼判義禁府事斯其可謂仲乎判書公既名宰而內外諸孫六十餘人簪笏滿床公之位不滿德者盖將以有今日也諺曰不竟其祿子孫之穀公於驗矣夫人盧氏系出光州僉知公佐之女賢而有禮爲婦而敬爲妻而順爲母而慈真君子之配也先公四年没生六男四女二男一女夭男長曰洛同副承旨次泂部將次泳今爲戶曹判書兼

同知經筵世子右賓客次浹茂朱縣監女長適權管柳仁瑞次適生員金麟定次適高山縣監柳澂承旨娶宋氏生男泓機奉化縣監女適引儀鄭崇衍部將生男汝栻兵判書娶領議政李陽元女生二男四女男長汝格進士次汝相女長適殷栗縣監金聃齡次適參奉禹軫次適申祖禹次適掌樂直長任順之茂朱生三男一女男曰汝松汝栢女適承文權知朴文浚權管生二男二女男長柳光成次春成女適李民甲次適檢閱金聲發生員生四男男長金璟次璄次瓊次璡平陵察訪高山生三男四女男長柳覺民次德民部將次敬民女長適

李楏壽次適李壽宗次適朴浩次在室側室有女適朴
廷澤何其盛也其未艾也公諱世平正仲字也銘曰
惟成發遠侍中肇僉樞秉志貞以紹奕世流祉繄生公
擩染家庭積之豊既昇以大成乃晚翔于省署恭執憲
屈以外庸愈著白守而不倚中自淑不與競逐笑于頑
匪華匪顯隨遇安位不期隆貴自致既至于年靜以俟
子侍孫携樂凞凞爰趾公休乃儀時既孝又忠振家聲
匪亶家聲國之楨孰云不顯百世光我徵斯石益見彰

漢城府叅軍　贈議政府左賛成鄭公神道碑銘
幷序

今 上之四年辛亥叅判鄭公出尹全州府一日過辭余戚而言曰先君子有至行懿德不幸早世于今四十年所不肖孤嗣先訓荷 天寵乃得進退卿大夫之後又再叅原從功推例加恩累 贈先君子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賛成至渥又榮也顧墓道闕顯刻余懼先君子德行闇沕毋傳敢徼惠子一言圖所以不朽者且先君子雅善先大人盖弁遊太學相得驩如今我重知子銘吾先君子莫宜子子毋庸辭旣之任數月書凡三四至未嘗不以銘爲請噫吾兩家墓木拱矣無涯之慟俱已白髮尚忍爲此文哉顧義有不敢辭者按狀公諱起門

汝恢字也河東人上世有諱道正團練鄉兵名於三國
之季是其鼻祖厥後世有聞人十傳而至諱麟趾年十
九大魁官至領議政河東府院君謚文成四叅勳盟爲
國柱石文章事業聳動一時實公高祖曾祖諱崇祖錄
佐理功判戶曹封河南君祖諱承謹司憲府監察 贈
左通禮考諱式典設司別提 贈左承旨娶文化望族
柳元良女以正德庚辰生公公生而儁頴重遲不戲即
少旹已自成人承旨公器愛之常曰起吾門者必此子
遂以命名及長就先生長者學澡身砥行期以遠大旣
家貧不能養非科第無以發名成業年二十四中癸卯

司馬名聲藉甚同旹遊學者莫敢望焉然落拓久無成
太學生薦公學行丁卯拜義禁府都事遷漢城府叅軍
亡何疾卒辛未二月也春秋五十二其年四月葬積城
食峠里丑坐未向原夫人南陽洪氏軍器別坐禎之女
賢有淑德閨庭之行舉可爲法搢紳家爭傳道之後公
十七年而沒今封貞敬夫人生四男一女長熈績文科
壯元官至吉州牧使次光績卽府尹己卯文科歷亞銓
都憲出爲今官次純績洪績俱以秀才早沒女適士人
南熹無後牧使娶趙珝女生三男二女長復元新溪縣
令次復禮前洪州判官女長適前翰林朴海次適郡守

南以興府尹娶安繼善女生一男二女男復吉女長適
進士俞景曾次適許萱純續娶李權女生三女長適前
部將南天民次適李重新次適金孝謹洪續娶柳永立
女生一男進士復亨生三男幼公天資粹美誠孝篤至
事父母色養毋違甘旨之奉必手自具而口先嘗乃進
居喪哀過而禮不踰泣血終三年友愛兄弟家庭無間
言怡愉之樂至老如一日接賓朋和氣藹然臨取予信
義秋霜不事生產作業妻子常有飢色而處然不改其
操此蓋公之大者其平生足推矣夫昌善而壽仁者天
之道也乃或難必必居一焉而以公之德之行既無位

又無年天將以是安施耶語云不竟其祿子孫之穀府
尹公旣賢宰負重望所以榮公者猶未已而諸孫又皆
彬彬天其果難必乎噫贊成不足以榮公爲賢府尹父
足榮公雖然令府尹賢亦公也是宜銘銘曰
君有茂行盖得之天旣畀以厚胡嗇其全謂天相之君
不壽也謂天不相君有後也君何所遺子不以財以安
子何所顯君以賢不以官有丘鬱如芳百禩也逝者無
憾銘者不愧

崇祿大夫判敦寧府事李公神道碑銘 幷序

世之當榮路致高位者雖遘際隆赫聲實幷泰然猶皆

蹟旹起與毁譽錯或不免罹讒罣禍坎壈以終至如福
祿壽考始竟無玷者其惟判敦寧府事李公乎按狀軺
公名弘載公字完山　國系公姓　恭定大王之長子
讓寧大君公之六代祖瑞山君譓鷲城君頩鷄林副正
贈鷄林君坦司果　贈吏曹參判璘公之高曾祖也交
河縣監　贈左贊成元友公考也陽川鄭氏判書百朋
之女　贈貞敬夫人公妣也嘉靖丙申三月公降也戊
午司馬丁卯式年公科也由槐院選史局自待敎遷注
書陞工禮兵佐郎典籍直講京畿都事正言一持平三
獻納七掌令十五司諫一執義二司宰軍器正一由執

義擢同副承旨陞至左兵曹參知黃海道觀察使原州
牧使還拜左承旨刑戶曹參議忠清觀察使漢城右尹
刑曹參判京畿觀察使同知中樞府事工曹參判兼同
知義禁府事刑工曹判書知中樞府事兼都揔管判義
禁府事公之莅歷也七十九公壽也崇祿大夫判敦寧
府事公爵也己丑以忠清監司陞嘉善己亥以扈衛
守殿勞陞資憲戊申以營建 太廟提調陞崇政壬子
以營建宮闕提調陞崇祿者公績也驪興閔氏驪川尉
子勞之孫郡守希說之女公之前配也陽川許氏觀察
使渭之孫郡守時之女公之後配也大諫昌後公之胤

子前配出也曰裕後名後早死曰慶後蔭補司贍奉事公之後配出也曰謹後聲後進士榮後揚後公側室子也衿川三聖山艮向原公兆也小失怙事偏親色養無違及喪哀甚倬而禮又盡居平得一味必薦不則不入口祭必躬執至老且死不少懈者公孝也承　君賜必冠帶拜於庭遇慶節雖老病人扶必先人會朝一心享上者公忠也不營第宅寓破屋數間不蔽風雨服御寒素人所不堪而處之晏如者公儉也喜怒不形辭色人侮之不較常以啛面不拭爲德者公量也在州閭以清淨德化爲務不事文法苛刻搜軍額不欲輕汰一儒曰

寧受朝譴不忍屈士而爲隷也在臬司讞獄平反者公
政也以盛滿爲懼常戒子弟曰吾祖先積忠厚爲基吾
無一毫害人之心汝輩愼勿墜家風居鄕黨處朝廷馴
行敦厚口不言人過失專務掩匿覆盖之與人言惟恐
傷之恂恂如不勝旣位益尊年益高而遇下輩愈益敬
與均未嘗以貴色加賤前輩色加少年此公之恭謹天
性然也噫備矣昔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專以孝謹恭儉
享福祿天下稱爲長者如公可謂長者是宜銘
倬矣讓寧泰伯之風遺餘于後積厚而豐公由科進策
名 清朝出入屛毗歷敭華要克謙于身克謹于官惟

其源遠卒用名完思而後言人視若訥必居人後人或
謂拙公惟不較卒履自躬由初暨終一德之恭崇班大
耋子貴孫榮旣享其有而艾之羸贍彼衿陽有崇其閫
余不悲公悲典刑亡

嘉善大夫戶曹叅判贈左賛成尹公神道碑銘
幷序

曩余爲世大僇郊居恒杜門鈴平公以與余有故存
訪不斷時時車聲動里閭無何人報公亡矣公長余一
歲相知自童稚今忽棄我先去余烏得無悲顧余方席
藁囚首未能憑棺一慟聞其葬亟爲詩以送之旣葬公

之子堪纍然縗絰踵門以哭袖崔評事有海君之狀而
言曰不肖孤忍死至今不肖孤忍死至今吾父死且殯
母又隨亡不肖孤所不卽死者願得立言君子一言以
不朽吾父若母以吾父之獲幸公也最故敢跣以請凡
往返五六請益苦且曰力貧治石惟朝夕是悤余雖不
忍辭余言爲足爲地下重按狀公諱某字某坡平尹氏
麗朝有諱莘達始大著至諱瓘樹勳西北名顯于旹入
國朝諱巖尚 太宗女仍叅佐翊功封坡平君寔公五
代祖高祖諱俊丁 贈兵曹叅判曾祖諱希仁官至吏
曹叅判祖諱與孝 贈左承旨考諱范龍 贈吏曹叅

判祖若考以公貴叅判娶陽城李氏祀之女生公於癸亥幼嶷嶷異凡兒戊子中生員進士辛丑拜禁府郎陞尚衣直長嚴覈獘蠹姦細忌之故令坐罷公於對辭自見狀旋蒙 恩敘俄以金吾時事超陞六階由引儀司評監察拜竹山縣監遆還明年又爲禮山縣監丙午擢文科戊申入爲戶部郎勤謹理煩事以辦治判度支才公之爲啓陞正郎仍請久其任以故累擬臺省不調一日以假通禮導 上 上見儀度閑習目屬之問其名未幾拜正言自是歷敭華要爲司諫輔德兼弼善各一持平文學二掌令九司導寺尚衣正亦一壬子獄起大臣

薦爲問事郎獄竟用其勞陞堂上策勳封奮忠秉義亨
難功臣俄拜秋曹侍郎轉承政院同副承旨癸丑出爲
江原監司陟罰以公一路肅然甲寅復爲承旨乙卯拜
水原防禦使丙辰捕劇賊陞嘉善封鈴平君夏辭遂公
旣負强幹任事聲 上愈欲用之劇 特授營建都監
提調戊午拜京兆右尹刑部亞判己未 特授戶曹參
判其年三月疾卒于第春秋五十七訃 聞輟朝禮葬
賜祭一壇追 贈左贊成公資性警敏器識周詳孝友
自天植喪致哀祭致誠有妹家貧祀事不令輪設至老
湛樂庭無貳言睦親戚無間踈昵接賓朋和氣融洽周

人之惡盡心力乃已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於其所止來
者如歸爲官祗力恪事重知人情惡世之要其所張設
不好爲崖異而亦斤斤中規在臺閣持法爭議治巖邑
制猾胥一切裁以三尺不少貸夫人高靈申氏黃海都
事津之女駱峯贊成公光漢之孫舉五男二女長坦先
公死生男曰慶餘次集次埴皆早世次堪次增女長適
主簿洪振道次適進士柳命立夫人聰頴出人秉禮理
家政閨門肅如朝典公歿以死矢志見公盖棺自投庭
下井以逝乃得聯車同窆亦異行也銘曰
惟悌與睦行之篤也惟幹與敏施之愽也吏循勳庸國

之楨也婦節兒孝家之刑也收餘于後天之貺也載美
于石友之諒也

墓碣銘

軍資監判官 贈吏曹判書李公墓碣銘 幷序

壬子冬湖西觀察使李公將行袖家狀來示曰先墓草
宿矣不肖孤服先訓荷 天寵乃致位至此顧以榮不
逮養爲未死前長慟倘得子一言賁墓道廢先德不朽
子之賜也其下有泣血書三字余敬受而卒業曰孝子
終身之慕如是夫按狀公諱某字景休臨瀛大君貞簡
公諱璆卽我 莊憲大王之子於公實高祖曾祖諱涵

英陽副正 贈明善大夫都正祖諱神孫烏城副守
贈明善大夫考諱春 贈明善大夫都正妣愼夫人牛
峯李氏承文著作應元之女公幼聰穎㚖凡兒十三歲
而孤能自課學及長屢擢文闈然竟無成歎曰何必齷
齪決得失於一夫爲投筆擧於武又不成遂並棄之不
屑丁酉丁外艱喪除蔭補部將庚辰居皇考烏城公喪
丁亥監南陽牧馬蕃息牧卒懷之以勞遷引儀轉監察
辛卯拜任實縣監爲政慈詳能得吏民心壬辰之亂湖
嶺剗於賊列郡尾解公能守禦不懈忠義以勵邑人恃
無恐以安至今稱之不衰癸巳 世子撫軍于南訪守

宰臧否巡察使首以公治績聞 特賜衣資獎之亡何罷歸拜軍資判官翊衛司司禦禀甲辰拜永春縣監病不赴翌年卒距公生嘉靖己亥得年六十七以子觀察公推恩 贈吏曹判書其年十二月葬果川莊宣洞先兆也貞夫人南氏宜寧大姓麗侍中乙蕃之後引儀尚德之女仁厚端恪年十八歸公事姑以禮理家有法居平不喜華靡口未嘗言利梱內斬斬宗黨敬之生於庚子先公三年壬寅卒公卒葬同塋丈夫子二人長廷臣郎觀察公中戊子文科歷華要秩亞卿次廷賢早世觀察娶郡守鄭休復女生三男一女應蓂生員次應英應著

皆嗜儒女適幼學權諲廷賢娶直長林浩女生一男曰
應邑諸孫共十四人公性端方孝友出天檀居喪必廬
墓哀過而禮不踰遇姊妹和敬兩至居官簡廉自飭接
事遇物必忠必信以故去官人思之歿而哭者哀皆曰
善人亡矣然而宦不達壽不盡配德天之報施善人其
何如哉語曰不竟其祿惟後之穀吾以公之不盡者屬
爲公之子若孫者銘曰
疇不如而止斯豈其卿榮以遺善在人宜食報銘諸石
其永保

淑人咸陽朴氏墓碣銘 幷序

淑人朴氏者咸陽人 贈通訓大夫濟用正金就鍊之妻禮賓寺直長元英之女成均進士薰之孫慶基殿參奉玄童之曾孫禮曹佐郎秤卽其高祖麗朝有諱理官至成均祭酒斯其後也直長娶監役吳自權之女生淑人於嘉靖壬寅淑人以仁孝偕生以禮順偕長淑慎幽閑爲父母所愛擇所宜歸以歸金氏金氏族大且豪淑人之至咸屬目焉入門而宗姻賀上堂而公姑喜咸曰朴氏行門宜有子也事夫子二十年凡生二男二女辛巳六月疾卒年始四十其年九月葬羔峴山與夫子一山而異原男長宣辛卯進士爲伯父金就善後次曰守

參奉女長適趙暹次適士人金履吉宣娶楊士敏女生三男長曰汝璧次汝鏊次汝瀅趙暹生三女一子幼金履吉生二男長曰洞次幼守娶忠義衛柳泓女生二男長汝墊次汝壅進士謂余執而有文者乃以家狀來叩余泣且言曰我父母之亡也不肖孫適就學他鄉皆未及見屬纊負罪銜恨無所容於食息所不即死者將以圖不朽於墓道少洩無涯之慟耳敢固以請余嘉進士之孝思既銘其父墓又是之銘銘曰

有藹其馨積之家庭兮有膏斯屯宜爾子孫振振兮

折衝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李公墓碣銘并序

有丘巋如於高陽大慈山乙向之岡者曰故折衝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李公之墓葬之四年公之配淑夫人韓氏繼逝穿公墓同窆既合葬公之子運纍然縗絰來屬不佞曰吾先墓草已宿矣顧諸孤弱不振無以顯顯徽懿子一言之重以不朽既又汪然大戚曰吾先子至行出天植先大父之喪年纔十歲哭泣秉禮如成人事母能色養出遇新物必懷而獻之居喪廬墓側三年一不家手執奠具未嘗少懈事兄愛敬俱至怡愉之樂至老如一日遇宗族無間親疎常嘆世人親未絕而不知支派手寫譜牒遍諭親黨勉以敦睦接引賓朋和氣藹

然少學書不成去晩以碁局自娛鄉里稱爲長者以大
耊附爲堂上不佞聞而敬之謹按狀公諱元緝字熙卿
宗室豐安正淸之子始安君擢之孫王山君瓚之曾孫
謹寧君襀之玄孫謹寧卽我 太祖大王第四子也豐
安娶南平曹氏監役琳之女生公於嘉靖戊子卒於萬
曆丁未得年八十配韓氏生員維之女淸州大姓事公
五十五年無違德人以爲賢生四男二女長運次建後
公兄元綸次迪次适皆士人女適忠義金敬祚次適繕
工叅奉尹承賢噫公有茂行而不求知于世世固不之
知也而公亦不以不知爲悶樂弛置自適以終天年有

四子能守家業其視世之趨營射名駭榮而先萎者爲
如何哉銘曰
惟嗇于施以永于年 匪貴于人乃爵于天得之無愧生
安死順我書于石玆惟令聞
贈濟用監正金公墓碣銘 並序
慶州之金系出新羅王敬順公溥太子太傅貞肅公良
鏡是其鼻祖入我 朝有諱冲漢官至禮儀判書坐言
事謫南原子孫仍家焉高祖諱從直 贈議政府右贊
成曾祖諱楹司憲府監察祖諱賁基活人署別坐考諱
黝副司勇娶舒川郡守柳彭宗之女生侯於嘉靖丙申

諱就鍊字精仲生四歲而母亡三寸叔諱瓚之妻吳氏取而爲後醇厚有大度不事細行曲謹平生無疾言遽色喜怒不形於外睦姻親信鄉里敦朴飭躬未嘗言人過失性不喜文惟喜射亦取適而止不以寓意池邊起小樓雜植佳花異卉日與閒人韻士歌呼縱博歡飲自放不知老之將至一日疾未病忽死年五十三明年己丑正月葬府龍城南羔峴山後以子定納米于官推恩贈濟用監正侯前娶南原楊氏善山府使洪之女生一男後娶咸陽朴氏直長元英之女生二男二女男曰定主簿娶完山崔起宗女生三女長適許銓生男女幼次

適張者次未笄曰宣辛卯進士倓之兄就善後之文雅有志行娶楊士敏女生三男長汝鑑次汝銎次汝鎏女長適趙暹生三女幼次適金履吉生二男長曰洞次幼曰守祭奉娶柳泇之女生二男曰汝鏊汝鎣噫昌善而壽仁天之道也乃或難必必居一焉而以倓之篤行厚德既無位又不壽天之報施一何舛耶然倓居靜守約不爲外慕優遊自適於池臺花竹之間左絃右壺樂以忘憂以終其天年其視逐名奔利蒙諂負恥拘拘而得役役而生者不猶優乎遂爲銘曰

飽吾嬉焉醉吾陶焉生於太平樂於壯年不求於人自

全其大以歸以寧誰短誰延

積城縣監金公墓碣銘 並序

公生於正德丙午卒於嘉靖壬午距公卒今一百二十七年公之行迹世無傳其詳者少日嘗聞先妣之言曰公早擢文科第二名名聲藹蔚已而當路者惡之以典籍出爲積城縣監治有異能吏民畏愛以病去官卒于家積民思公不已舁至葬山號泣而助其役輿地勝覽載公治績縣之稱名宦惟公一人公才高而行方不肯俯仰順時爲世所嫉卒困以終年三十七諦世愚不敏字也新羅王子金興光卽其鼻祖羅衰興光避地光州

遂籍于光入麗朝樹勳策名世登台鼎高祖若旹直提
學曾祖萃星州牧使祖順誠平壤庶尹考碣禮曹正郎
夫人辛氏進士悌聃之女有丈夫子三曰彪縣監曰昇
直長曰虬典翰噫公之德之才足以耀世行後而今之
存者獨其一小縣之績耳萬不試而一出猶爲當世第
一使公幸得盡其用而施於廊廟則其成就又可量也
歟而天不假年竟止於斯嗚呼痛哉遂爲銘曰
有文之蔚乎而不顯其聲有志之卓乎而不續于成寧
介而躓乎而不溷而榮嗚呼天歟人歟尚不昧乎名

墓表

吏曹判書權公墓表

萬曆十八年八月甲申資憲大夫吏曹判書權公疾終于第越十一月甲寅以禮祔葬于楊之北泉川子坐午向原公諱克禮字敬仲生嘉靖辛卯九月十一日幼有器度刻志劬學擢戊午第自承文院選入翰苑陞典籍正言抗論當國戚奸謇然有直聲轉禮兵刑戶佐郎三入憲府爲持平再入諫垣爲正言獻納又自兵曹知製敎陞掌令錄弘文爲副修撰至副校理復爲掌令欲糾當路者失遂爲所擠官四轉而出牧原州欺吏悍民不刑而慴遠祖匿役望德而歸政成疾歸丙子自司諫陞

秩牧吉州會義州饑擇所屬朝議以爲莫如權某遂易
之公至則罷橫斂剗宿弊一州大濡遂爲判決事進同
副承旨刑兵曹叅議叅知出按湖西辛巳朝　京還復
入銀臺陞至左承旨癸未北鄙有警　上以公治人將
兵無所不可　特命觀察北門不悅者誣罷歸奪資俄
有　筵官申其枉復官拜慶尚監司靜以理煩遊刃恢
恢徵拜司寇俄遷大司諫遂亞銓柄同知　經筵事又
自諫垣轉大司成爲大司憲宿訟滯犴刃迎縷解一府
稱其斷復以吏曹叅判兼摠衛將同知禁府入長銀臺
已丑一亞西銓再都憲府進秩資憲判京兆未幾拜吏

曹判書改判度支叅賛政府冬　特拜禮曹判書翌年
春疾遆付閑局盜入　太廟以提調坐罷夏叙還拜中
樞卒年六十公平坦沉宏不色喜慍破崖岸削邉幅不
爲細家迫遽遇物寛容和氣藹然而及其臨大事遇利
害霜凜壁立截然不可犯其爲政好大體不事更張作
爲故所居而事理所去而人懷正以自持不形亘以干
名奔人之急不避危險心知無辜則雖在秋綱鈇鉞中
未嘗以利害屈其交義終身處約待祿而飽竭力供職
未嘗稱病性沖澹好林泉晩復喜酒每遇佳辰月夕乘
興獨往爾詠忘歸不喜交遊門無車馬之跡而卒之日

不問親踈咸曰善人死矣而哭之皆哀吁其可尚已考
諱德裕 宗廟署令 贈議政府左叅賛其先實新羅
宗姓羅之季有諱幸佐麗抗甄萱功載之策麗祖嘉其
達權賜姓權爵太師公實後也傳十一世世有聞人至
文正公溥益大顯生正獻公昫年十四忠宣王奇愛之
養爲子氏以王封雞林大君有相業書于太史入我
朝有爲恭安府尹者曰爾復姓權判官實叅議齡尚州
牧使 贈吏曹叅判愽是公三世咸有懿美積爲餘慶
寔生公妣昌寧曹氏父右賛成昌寧君繼商事 中宗
仁宗 明宗爲名臣夫人大丘徐氏叅議固之女掌令

彭召之孫有三男一女長曰守已進士仕亘　宣陵好
學有立能其家業者也娶承旨任呂女生二男一女一
男曰諯餘幼次曰正已娶鄭之臨女生三男曰訏諲誁
女幼次曰得已進士娶龜城都正瞻女生男曰詠女幼
女適生員成澳仕補　永崇殿亘有四男曰汝㝅汝容
汝寅汝寬女幼側室子曰百巳千巳餘皆幼公於某爲
父執出入門下又十餘年常父事之師敬之服仁言薰
德宇得其跡最詳謹畧敘其事行如其顯刻必有能言
者

諡狀

吏曹判書玉溪先生盧公諡狀

宣廟之十一年戊寅吏曹判書盧公卒于京城之寓舍訃 聞 宣廟慟惜 命輟朝二日予祭一壇賻錫加常數其年本道以公孝友異行聞 宣廟益嘉之 命有司旌其門公諱禛字子膺始號則庵後卜居玉溪又號玉溪學者稱爲玉溪先生豐川人國子進士諱裕是其鼻祖世有衣冠麗末避虜徙居咸陽遂爲咸陽人入我朝諱叔同以文章淸白顯 英廟朝卒官禮曹參判至諱友明舉進士不仕好學守志有古人安貧樂道之風號信古堂卽公考也娶安東權氏生員時敏之女以

正德戊寅生公於咸陽天嶺下公英悟夙成容止異凡兒自在孩提能解口讀信古公奇愛之寫中庸及朱晦菴箴銘跋以敎之公一見輙誦愛護其書若有心會公年六歲信古公卽世公哭泣秉禮如成人從伯氏于山廬不肯歸家大夫人泣曰汝纔免孩提血氣未成何能勝喪宜亟食肉公對曰子今六歲及免喪則八歲八歲之人不服父喪可乎夫人感其言泣曰從汝所欲汝他日必非常人如是終三年鄉里莫不嘆異年十五嘗讀大學其章句輯釋悉皆研精熟覆已見大義丁酉中生員第七人公年始二十遊學泮宮聲譽藉甚德氣粹然

人咸愛敬之所與遊皆當世名人如金公麟厚奇公大
升李公後白金公繼輝盧公守愼契許最深相與爲道
義交丙午擢第選補槐院再薦史局皆不就講遂自槐
院例陞成均館典籍遷禮曹佐郎出補知禮縣監蓋公
素不喜榮進而家貧惡於便養故也嘗 明廟命棟中
外廉謹公與焉 賜衣一襲以榮之無何選拜弘文館
修撰陞副校理入對數奏詳切進止閑雅領事尹公漑
出語人曰眞講官也移司憲府持平旋拜修撰轉校理
俄薦爲吏曹佐郎戊午自弼善遷副校理仍陞副應敎
嘗於 筵中進講綱目王蠋去國事 明廟曰賢士而

去國不知君臣之義也公啓言去國者何嘗忘國不能忘而敢於去國其情誠可悲也諫不從言不行而去則獨非不知事君之義者也 明廟黙然旹退溪李公滉累辭召 命 明廟似有不悅之色故公指陳如此羣議旹以公言爲深得納誨之道也己未春 特拜司憲府掌令薦授議政府檢詳陞舍人歷司憲府執義弘文館典翰仍授直提學旹權奸當路與公連姻者勢甚燻赫一旹流輩冠蓋輻輳彼以諂語求欵公閉戶不應終莫能間染庚申夏 特旨陞秩通政拜刑曹叅議俄移同副承旨轉右副以病遞辛酉又召以承旨明年以大

夫人年踰七十援法上疏極陳歸養之懇 明廟留中數日 命授傍近一邑仍 賜豹皮褥即拜潭陽府使癸亥秋辭歸甲子又除晉州牧使嚴擊强宗惠撫疲民潭晉之人至今稱之丁卯以吏曹參議出拜忠清道觀察使病劇辭還冬拜全州府尹庚午秩滿歸家冬以副提學承召上來纔踰月即上疏乞歸養 宣廟慰諭 命給暇帶職往覲公承 命歸省又上章陳懇付以箴警之辭言甚切至 宣廟溫諭嘉奬 命本道優給養親之需公即上箋陳謝辛未除昆陽郡守以公苦辭京官也壬申夏以大司諫下召病遞爲吏曹參議冬復以

左副承旨召之上狀不赴 御筆超拜嘉善大夫慶尚
道觀察使公感激 恩眷罷勉赴任嶺南地大素稱難
治公能靜以理煩纖細必親猾胥歛手汚吏望風以病
徑還金公繼輝代公來莅按公治績曰不料文學之士
兼有如許吏才也癸酉冬以大司憲赴召兼同知春秋
館事纔一月申乞歸養三上章乃許甲戌拜兵曹參判
大司諫藝文館提學吏曹參判皆不赴乙亥 特旨陞
資憲大夫拜禮曹判書卽上疏首陳無才濫陞不可拜
命之意中申不忍離母之情末乃條付箴警 聖德之
語其畧曰由養身而養性先定志而稽古遠追帝王之

遐軌不狃近規之曰循毋恃獨運而輕一世之士毋作
聰明而兼廉司之務嚴宮禁尊卑之分杜近習浸潤之
漸毋進銳而退速毋始勤而終怠至於發政立事之際
求三代法意而師準之採歷代碩士之論奏而施行之
斟酌損益與當宜之使治道之盛一出於光明純粹而
爲萬世太平之基焉疏未達而移判吏曹仍以前懇上
狀不赴十月大夫人寢疾公爲之不解帶者數旬調藥
嘗糞靡所不盡其誠及屬纊時値嚴寒盡去紬衣及毛
裘水漿不入口者累日旣葬廬于墓下雖大風大雨不
廢上塚祈寒盛暑不脫衰絰公夙嬰疾病臨不毀之年

執喪刻苦如此而乃能支保終喪人以爲神明所感丁
丑服闋遭　恭懿殿之喪以刑曹判書赴召奔臨病遞
爲知樞又拜工曹判書大司憲皆未出謝而遞俄又自
大司憲拜兵曹判書供職二十餘日而移告乞解尋拜
吏曹判書公病已劇殆將不興政院啓言吏曹判書盧
某素有德望爲士林所宗居喪執禮過苦病勢危重自
上宜有問疾之禮　宣廟卽遣內醫仍　賜藥餌公起
坐拱手捧見藥貼而後就卧病篤彌月言不及家私只
言吾不得畢命松楸殯尸於旅邸實非平生之志八月
壬寅卒于城西寓舍享年六十有一公素清貧卒之日

家無畜資賴 賜賻之物乃克殮殯焉洛中士夫賻祭
傾朝兒童走卒無不悲慟其返喪也咸之士民無少長
迎於境上哭弔賻無不盡其葬也數郡畢集至有爲位
以哭者公之得此於人豈勢利之所誘哉公爲人莊重
而疏暢簡潔而和粹泊然無嗜好之偏坦然無巧僞之
作平生不近女色不喜麴蘖處心樂易不爲崖岸而及
其臨事制行一聽於義理未嘗有依違苟且之態與人
交重然諾不以死生顛沛有所移易其事大夫人左右
承順色養無方家雖貧約必具甘旨早夜定省未嘗或
違雖年高位尊常如少壯子弟之能盡其職者而一出

由中之誠無所勉强焉自幼事伯氏如父和敬備至候省起居久而益虔伯氏旣亡顧恤孤寡能别而恩賑其窮乏歲有恒式經紀祠廟備具祭器不令主祀者憂之奉先之禮必遵先儒定禮雖冬月必浴而後將事功緦之服必盡其制知舊之喪必致其哀接引賓朋誠欵見於色辭年稍長於已者必倒屣於門庭雖少者賤者亦必曲酬拜揖人或病之而不自知其勞勤飭農桒以供賓祭租賦徭役必先於人禮遇郡宰未嘗以私事有所托屬喪葬當賻物别貯而需用毫不敢自私有餘則周人之急族姻之貧乏者咸取足焉恬於進取常有引退

之志筮仕三十年在朝日月不滿三年非有 恳旨敦
迫未嘗强起也蕭然旅榻坐客無氊淡饌疎羹人不堪
其苦而處之裕如歷典藩府馴致卿相而澹泊真率不
改鄉野之舊每遇皆和景明輒邀親舊携子姪僧廬溪
舍往來自適屛騶御除供帳唯以扙屨書帙自隨熙然
有浴沂之興人不知其爲宰相也學徒之自遠來訪者
日以益盛或携造學舍宿留連日談說道理亹亹不厭
早與一齋李公恒論大學得其宗旨嘗曰爲學不在多
言求之大學篇十六言足矣半世功力專在大學嘗所
尊信者論語近思錄而已爲文章不事浮靡典雅贍暢

委曲事情深得濂洛文體詩亦趣味悠遠鏗然古聲也
公娶順興安氏己卯名流處順之女擧七男二女嫁娶
皆名族內外孫男女共若而人噫公以超邁之資從事
學問上早有實見其於道誼功利取舍已審平生之志
不在溫飽而家貧親老未免科第之累旣落名韁遭際
顯隆則行道濟世非無抱負之志而親年日迫歸養誠
切不能專意立朝辭榮謝劇難進易退未遑有設施之
以大業是固公之不幸而及其服闋還朝 宣廟方倚
以爲相朝野想望風采而公已病矣斯非士林之長慟
歟然其孝悌通于神明忠義服于遠邇操履之純篤精

誠之愷悌皆可爲後世之模範而興感之效不泯在人
南中士子尊仰信服愈久而愈不能忘旣表其行烈掉
楔公閭又就公居及常所來往之地立祠院俎豆之其
遺風餘澤足以聳動衰俗公之道可謂行於身後也廷
龜從姪也成童之年屢獲綵拜及見公道德之光輝辱
蒙一言提撕亦可謂親炙於門墻慕德之誠實倍恒人
盍嘗銘幽墟之石矣今於易名之狀義有不敢辭者謹
就家狀銓次其槩如右云

月沙先生別集卷之六

月沙先生別集卷之七

附錄

遺事

門人崔有海述

月沙李相國在戊戌遭國有丁應泰之變 上命月沙製進奏文至於稱祖稱宗之說則只曰此乃高麗以後累代沿襲之謬舉莫非無知妄作之罪雖非身犯之咎若以此論罪則一死無所恨云草入 上命示於柳成龍柳相旹遭臺評待罪東郊杜門謝客月沙以 上命之意傳諭則柳相曰他語則極其明快此一節直言伏罪則恐有貽責於君父不言則近於不直罔知所爲云朝

議皆以爲不及此事於辨奏中爲當云矣一日 上別
教曰有罪無罪天日在上人臣諱不直言跡涉欺誣弁
依奏文元草書送云及至中朝六府九卿十三省科道
官會議朝廷禮部尚書溫純乃應泰之黨看到奏文頗
有失色一處與黨會見奏草招通官語之曰稱祖禰宗
自稱無知妄作極是老實人臣事君固不當如是耶朝
鮮其無憂矣廷議皆稱寃伸理 皇上痛辨昭釋降勅
慰諭旨邢軍門在京中自北京飛報六日傳達 上感
動涕泣其旨奏文等語若回護不直則國家安危終不
可卜也非但文章之明暢亦曰忠悃而得伸者也

月沙與華使熊化相接極有推重之義中國以請止謫
之閙熊公曰待客不來過夜半閙云云月沙答曰西出
陽關無故人勸云熊公曰吾之所言只曰閙字而發待
客不來之語不合於今宴月沙所對則允合事情不可
不加一盃也月沙再至中朝熊公方爲都御史清名滿
世迎接月沙極其敬禮請月沙坐北壁自坐南壁熊公
曰吾於今後會面難再若有足下親朋到北京則當相
接如元賓云未知所親者何人也月沙對曰吾於朋友
固多君子之流然其心相樂此酒是一朋也見月對酒
遙憶不佞亦一道也熊公嘉歎不容口月沙以佩刀贈

之曰此乃呂虔刀也熊公愛而佩之所贈者懷素親筆千字文一軸蘇東坡親筆書一幅皆直千金華人開心見誠以文字結義者未有如月沙熊公之交際云

月沙於皇朝最有恩遇丙辰自北京初回賊臣等請廢大妃廷請甚急刑禍且慘時內戚曰公所親者密諭禍福公稱病杜門誓死不參廷請公之踪跡危急之狀非他人比況有賊筍猜嫌不平合爾瞻巧構禍機叵測公終能壁立不屈人之所難廷請之終不成慘禍實有賴於公等之不從云此亦後人之不可不知者也

月沙嘗搆栗谷先生行狀延平李公請之曰吾於栗谷

先生門人也癸未年陳疏辨明栗谷之誣此事可入於
行狀云月沙曰此事雖好若入於先生行狀則涉於支
漫當入君之行狀也白沙李相公聞之曰月沙文章之
精能舉此可見云矣
一日月沙與子明漢等往訪白沙則白沙策蹇驢同往
道峯書院聯衾於枕流堂使明漢對月悲歌感歎世道
月沙問前頭若有廢妃收議則公將何以措語耶白沙
曰死生有命死於　慈殿則死得其所但主上必不能
大殺吾輩放逐流竄有何所恤耶未幾白沙獻議遠竄
月沙亦遭貶累年云矣

月沙在癸巳年以說書被選與黃秋浦愼柳夢寅往於
宋經略應昌之幕府講論義理每言程朱大學編定註
釋多不合理使之隨問講解公指言外之意不悖程朱
之旨亦不沿襲於舊註通暢明快渾然天成學之早達
如此而爲言東國有晦齋先生亦有講論大學之說頗
合於中朝之論議云宋經略大欲考閱因時事未定不
及考正云盖宋之爲學頗有得於陸學者也
月沙以大提學爲顧天峻天使遠接使陛辭日　上特
賜貂掩教曰聞今行詔使文才甚高卿今迎接吾不以
爲憂但徐居正不待天使之製或自請先述反不如一大

使之製此可為戒也月沙對曰其時徐居正先製者風
月不隨黃鶴去烟波長送白鷗來此一句乃前朝人金
克己所作云　上曰若然浮妄尤甚月沙到龍灣異論
頗多月沙辭遞因為延慰使延陵代之部曲仍管之大
使越江所賷之什多所改易而丘埋葦因在行中每指
月沙曰此乃真學士何故辭遞也云矣
月沙嘗送栗谷行狀使有海看讀持草歸家諷誦累日
事迹之所當添入者文字之所當刪潤者或付標或作
長書以陳則無不俯從少無慍色胸襟洞豁此實古人
之所難也及白沙製栗谷碑文措語或有奇僻月沙公

曰此論學處當盡爲刪改可以適用云有海曰何語也
月沙曰世安有倒用工夫者耶云此語不似濂洛論道
之旨改之可以明栗谷之德義也有海曰宋子以爲吉
人之入學者必下學上達後世異端亂眞必以太極大
原先明之可以明道義云此乃白沙論學之意也朱子
曰張敬夫不歷階級而得之程子以爲邵堯夫猶空中
樓閣若添入此語則益有所據云月沙遂採而用之而
刪改數處發明栗谷之道德多有切實處此皆可見月
沙先生樂善好義之一端也

月沙以梁監軍接伴使到安州余以御史在道內因往

候之公述別章八篇示以問字句之妥否余卽陳所見
公欣然採用厥後公還到成川適值壬戌之七月旣望
公賦詩作歌船遊數日使余作西都主人極歡乃已以
降仙樓之形勝適逢月沙之風流賦勝遊於壬戌之七
月足繼蘇仙之遺跡矣
戊辰月沙之孫宗相登第年纔十七古今所稀余以書
賀之公答曰妙年登第可以爲慰不可爲賀也眞言頗
乎於古人惡榮之旨矣一日妻父洪景紹曰吾祖忍齋
公以甲子生再典文衡以禮判兼帶二相戊辰入相月
沙公之生年文章位次與之暗合未知八十之年公能

享之否及乙亥公考終年七十二國人歎惜不已其後
國有兵火國家之慘禍多有人所不忍言者人皆以公
之先事乘化比之於登仙云比於忍齋則雖減十年之
壽福祿子孫頗有重於忍齋云
余少時挾冊著文字拜於公之門公以故人稚子視之
如子待於臥室呼夫人隔壁應答沽酒以飲指教撰文
之方曰吾讀論語二百遍後讀東坡萬言書幾千餘遍
文章遂精少時先君教我以漢書韓詩精誦不已至今
筆氣尚有所得此亦可法云云余之承教之切當如此終
不得成文才致大名益增慙負而公之恩義則平生不

可忘者也

月沙先生文集跋

不佞孤露墒埴弱歲請斆於先執月沙先生泫涕濡恩詔以典謨牖以道義躋而汲之墊而濟之禮遇期許允與古人侔也恩懋報蔑遽遭山頹只殷公私之痛加麻之日两孤痛哭以囑曰先子遺籍莫非瀝血之忠遺圖公傳可徵文獻而時益阽危若猝遻猘遑則盈架鉅帙安保其得全耶古之名籍逸於世變者何限孤等茹痛終天又不壽先子之大業則死難瞑目唯子既結問字之義盍圖垂後之謀不佞不容遲諾始役未幾中外知

舊合鳩私財方伯朴侯明搏綜理以督而本家不欲因
私累公上下禮聘捆載應需方伯因令辦益足餉酬勞
割材招募髡流人皆樂趍毫不煩民大役亟完不虞燹
燹先生德義浹人心風一世者允徵於玆矣詩文凡七
缺四編詩冠朝天錄文以表箋爲首而大學講語南宮
錄終焉盖皆先生所自定也不侫露盥莊誦曰多矣式
在東國古鮮其儔者也盖詩則髓鎔韓杜聲協正始雄
益精緻淸益勁鍊華實兼優渢渢乎大家之音也文則
理徹魯論氣奪韓蘇滙以西漢之源灝灝乎不可闖其
涯岸有若春噓和氣林林者總總者各得自然之芳華

玅斡天機之變化斐然大成一何具衆美也大學講語
非獨契缺私劄也早躡雲程角義理於華士攄素學闡
微旨能屈華士之心黙異缺大正路頗著衛道華國之
效而平生志缺皆演道源而潤鴻猷矣應泰之憸缺柑
肆螫凶鋩甚鋭　天朝蓄疑國是靡定若不快蒲國不
為國　聖明盡傷愼簡超擢先生不避危機膺　命殫
忠奏綸明剴　熈朝誦歎應辨暢義至誠動天卒能闢
羣奸之口而回天日之耿光東土萬世弘受丕休則辨
誣一録實先生鴻業之領要與大學講語弁諸文集以
樹學業文章之根柢克諧於理何可混齒詩文之後也

玆敢表出改編詎追不韙之譴耶兩孫曰善回諭不佞使書編刊顚末以彰平日之情義云情既至矣忍以文拙辭噫時 皇明崇禎九年丙子夏四月初十日門人通訓大夫公州牧使首陽崔有海再拜謹識

書月沙所著抗義新編序後 牛山安邦俊

吾友月沙李公廷龜為諸生時讀書山寺聞有通信之行草疏極言其不可掇搨下山將為叫閽之擧時公之妻父權公克智為大司憲公先見權公謂曰不可通好篡酋大義甚明而朝廷無一人言之者吾欲抗章昌言之丈人方為言官亦不當齰舌無言權公取其草覽之

歎曰此論極是極是然儒生何必上疏吾當以此意論
啓君可姑止遂刪去請斬倭使等數款盡用其文而爲
劄上之　答曰劄陳忠讜之論深嘉爲國之誠但廟堂
豈偶然計而如是議定乎玆未得從之公時年尚少與
先生素昧平生而千里之外所見不謀相符如此眞所
謂魯有兩生而不可謂秦無人焉今此序引公樂爲之
當筆者盖亦義氣相感而覽是書者之不可不知也

尤庵宋時烈

跋天使熊化書帖

右月沙文忠公與熊詔使化往復書帖也其失得顯晦
之實公曾孫喜朝同甫記之詳矣此在當時已爲可珍

況今日不可復見耶豈造物者用意葆護使今人想像興懷以發匪風泉水之思而助成中興之偉烈也耶嗚呼豈可易與俗人道哉

又　上同

嘗聞　仁祖朝郊迎　詔勑二使禮數有所異同勑使不悅詰之曰均受　皇帝命何以差殊觀耶　上蒼黃未有以答也顧承旨曰召李某公進對曰　詔是普諭天下勑是只賜一邦故故事如是矣勑使首肯之　上大悅此事或闕於史官則非細事也幸同甫識之於帖後也

寄別同甫北征序語　上同

仰惟同甫曾王考月沙先生嘗對陸學王人之問也專主晦翁說以抗其言而王人亦不能屈也今同甫之淵源如此則宜乎啖蒼山間以校大全也

書朱子感興詩後贈同甫　上同

右爲同甫書于羲農洞南澗願書感興詩同甫意也昔文忠公先生遠宗朱氏說以禦陸學之華使同甫其後孫而淵源也　崇禎丁卯月　日德殷宋時烈

記少時所聞　玄石朴世采

業文章者喜讀老莊諸書其氣質過高者又多轉而求

道於釋氏之門唐宋諸賢是也至我 朝平時則金乖崖近世則張谿谷皆不能免其知病此欲竊附於吾學而卒不能自解者無如李芝峰睟光以其於吾學實功無一喫緊見者擬議說話都在上達處宜乎過高而不通也殊可歎惜其卓然無累者殆澤堂李公植乎盖其初入頭專在經書訓詁上又頗染指於程朱書故能下異學肯綮其次爲鰲城月沙二公雖習文章讀莊老書而不受其毒者也

月沙先生別集卷之七終

月沙先生別集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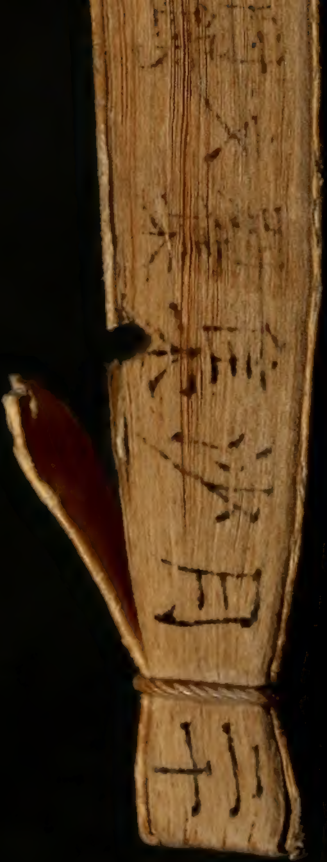
右曾王考文忠公月沙府君別集七卷雜著劄啓簡帖書牘神道碑墓碣墓表諡狀附錄通共幾十篇將與于原集之刊於嶺營也因卷秩浩穰未盡收入及諸先君子兄弟議欲追刊而未

畧至今 上戊辰以公管椒市之見
告老峯閔相公屬嶺伯李公世
華重刊焉然時又奉遞未遑及
此只得一件前本尋常以爲恨今
者從姪宗孫兩臣通判克益敢
以剞劂是原集合爲下先君子兄
弟詩嘗經營者於是克諧而曾

手考一二篇文亦將傳於久遠而無憾矣仍竊惟府君早以文章被 宣廟特達之知至於詞傳矣士君滿海内即至經術之該通淺見之深博實有世儒諸鉅公所能窺及者筆録於文學講語可知矣府君時年纔三十又出與兵

戈倉卒之際乃至紛論說流出胷中沛然成章無一毫牽强傅會之態嘗若有積功深得於柴易書者烏能致是哉是以言於申文貞公於高王考碑文中極稱存君學問文章之盛尤著宋文正公嘗謂少子曰月沙文章深

於義理言者朴文純公亦以爲看君
看不染於異端豈古所謂因文
悟道者然耶抑亦予嘗觀看君
發錄及正蒙與人往復書牘者
也吾嘗謂萬殊擺打了緣斷文
精是指轉語甚切自任可謂重
矣然精察處以學爲自家要法

是書大敎師一字於附錄中略
備錄諸先輩文字仍敍略書冠
語如此云

崇禎紀元九十三年庚子正月
日曾孫喜朝謹識